

言志已酬便無志(一)

南方壺

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初，女兒離家至新竹讀大學。我們家的人口頓時少了三分之一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白天上班時還好，晚上回到家便意興闌珊。那段期間工作效率自然不高。十一月中我得給一通俗的演講，起初講稿一直寫不出來，這是過去少有的現象，深感煩躁。雖不敢自認有才，不過是好像盡了。後來終於勉強完成一自己不甚滿意的稿子。逐漸地覺得工作環境似乎不若以往順暢。演講結束後，驀然覺醒：

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
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

是的，本來無一物，既無燈火便不會有闌珊處。於是我決定往後要致力於進德修業，不再惹塵埃。事後回想，環境也許並未有改變，可能那時生活地圖中突然有一空白，遂處於一不太平衡的狀態，思考不再敏銳，卻對環境過於敏銳。醒悟之後，自此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，我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看我亦若是。找回自我，致力於工作，對環境的感受已不再那麼強烈。從研究室西邊窗戶，看到我們家那棟紅色空盪的建築，已不再若有所思。每天早上到校後，我都拉開窗簾，看看正前方我們家安然無恙；左側的校園，每天總有些變化；右側那片稻田，則充滿生命力。我喜愛我的研究室。古人云“斯是陋室惟吾德馨”(劉禹錫陋室銘)。此室非陋室，

心在南方

更應有德者居之，才能使其馨之。我深深自勉。

九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女兒第一學期結束，回到家裡，有一天晚上我告訴她，現在覺得最重要的是該進德修業。才說完她就唱起來，“妳唱什麼？”我說，“雄女校歌啊”，她答。又開始唱：

巍巍壽山，浩浩海洋，漪歟吾校，瀛島西南，
莘莘學子，桃李芬芳，進德修業，自立自強，
教育平等，女權伸張，興家建國，民族之光。

女兒一直很懷念她的高中，及她的高中同學。我的高中呢？太久以前了，彷彿已是天寶年間的事了。就來一個白頭宮女話當年吧！

自小學六年級起，便開始喜歡數學。我們那時尚有初中聯考，考國語及數學二科。為了應付聯考，每天要做很多刁鑽古怪的數學題目。後來知道，那些題目在學了代數之後，都可輕易解出。只是擺在小學裡，就要以所謂圖解的方法，絞盡腦汁來做。當時雖常覺有成就感，現在回想真是浪費生命。

初中時，班上高手如雲，我們那一屆台北市高中聯考狀元就是我們班的。班上有一群同學還蠻喜歡數學的，可以相互討論。只是在聯考壓力下，各科老師都逼得很緊，無法只在某一科花上太多時間。不過還是逼出一些效果，班上有三十六位同學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。

進入建中之後，如魚得水。因建中老師是不管學生的。沒有作業沒有小考，每個學生都成了任我行。在建中，太在乎成績是不會被同學尊敬的。學生多半為興趣而生活。有人

參加樂隊，有人編校刊，有人愛打球，有人整天下棋或打橋牌。當然也有很喜歡生物或化學等。我是一個沒有才藝的人，只盡情地將時間花在數學上，後果是其他科目便沒有唸太好，不過誰在乎呢？那個時代，由於離楊振寧及李政道得諾貝爾物理獎並未太久，物理尚是顯學。很多優秀學生以進物理系為志向，我也曾花不少時間在物理上面，高一時還買了一些相對論的書來看。但對物理總讀不出味道，沒什麼心得。可以這麼說，雖是小學六年級開始覺得做數學題目很有意思，但真正願意天天與數學在一起，是在高中奠定的。這是我高中最大的收穫。

進入台大數學系，開始體認原來數學是這麼難。大二時修了機率與統計，才知道數學也可以不是很難，後來便陸續選修幾門統計課，覺得統計還頗為有趣。大三以後決定將來要到大學教書，因此須拿個博士學位。那時在國內讀研究所的人較少，多半是所謂出國深造。大學畢業服預官役，在兩年服役期間，將托福及兩個 GRE 考過。五月退伍，八月下旬便孤蓬萬里征，到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統計系讀書。那是民國六十七年，一個飄零的時代。當年底，美國與中共建交，斷絕與台灣外交關係。元月冰天雪地，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在校園裡舉行抗議遊行。大家對台灣的未來都有些擔心。

在普渡讀書固然辛苦，更辛苦的是花了一年多，才讓一個女孩子相信跟我結婚是對的。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星期日（母親節），於當學期結束後兩天，在普渡結婚。去美國的前兩年，起初是頭破血流，後來是忙結婚，再來是剛結

心在南方

婚，讀書難免受到影響。第三年起我就發奮圖強了。

內人與我同在統計系讀書，我們都想畢業後回台灣。從認識以來，很多事我們想法不盡相同（譬如說對她該與誰結婚），但在這點倒是完全一致。民國六十九年中山大學在西子灣建校。那時留學生回台灣的尚不是那麼多，而台灣也還沒有幾個博士班。報上有時還有一些諸如“人才外留血液外流”的社論文章，鼓吹留學生回國。大學校長也常會到美國訪才。民國七十一年六月，中山首任校長李煥先生到美國，我們共六個人都是好朋友，與他在芝加哥碰面。三對夫妻，其中兩位唸數學，兩位唸統計，兩位唸計算機科學。中山打算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，李校長當場邀我們六位回台灣。我問他夫妻可否在一起，他說“我看不出不能的理由”。我們六人約好民國七十三年一起回台灣。

為了七十三年之約，七十二年我與內人完成博士班學位後，先到底特律教書。底特律是個汽車城，在那兒認識的朋友，很多是在福特、通用、克萊斯勒等汽車公司工作，都已定居下來，習慣大城的一切。那一年一方面由於唸書多年，學業終於告一段落，再加上準備回台灣，心情還蠻愉快的。第二學期中山教務長打電話給我們，要我們將資料寄去。現在申請教職要附論文、成績單、介紹信、研究計畫等一大堆資料。那時我們只寫了一頁簡單的履歷，其餘介紹信等皆不用。時代真不可同日而語。

底特律的朋友知道我們要回台灣，都勸我們留下。他們無法理解待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回去。不過我們心意已定，因自從在芝加哥與李校長碰過面後，我夢中的場景，就都是高

雄了。其實回中山並不只是一個承諾而已。我老家在旗津，四歲時全家搬去台北，親戚都還在高雄。在台北，有時是學校遠足，有時是父母帶，坐了老遠的車，到福隆或白沙灣等海水浴場，或陽明山或獅頭山等名勝區。雖玩得很高興，不過這次玩完就不知下次何時可再去。但小時候寒暑假回旗津，幾步路便到海水浴場。玩水、拾貝殼，或到壽山看猴子。還曾隨堂哥騎腳踏車到現在的過港隧道附近釣螃蟹。在台北因媽媽覺得車多，我是連腳踏車都不准騎的。來往旗津與鼓山間，或坐渡輪或坐舢板。看著魚兒魚兒水中游，舒暢無比。那時由於還沒有讀過莊子，所以魚兒都是快樂的是不會令我懷疑的。這那是台北可以有的生活。而內人娘家則在岡山。因此回高雄教書是我們共同的願望。(91.1.20)